

## 妈妈做的病号饭

□丁香

妈妈不善烹调,甚至有些粗枝大叶,她做的病号饭却让我回味无穷。

小时候,我隔三岔五会闹病:肠胃弱,消化不良,茶饭不思,肚疼难受。

妈妈拉着我,找对门儿的松他妈给我揉肚子,揉的次数多了,妈妈也学会了这一招儿。妈妈先对着我的肚子轻揉慢捻一番,柔声地问:“乖,好点儿了没有?”我一般都会点头说好点儿了;然后,她就像揉面团似的,在我肚子前后各揉一遍;最后,再用两手撮起我的肚子,揪面条似的一番大揪。直把我由最初的哼哼唧唧,揪成了嘻嘻哈哈,妈才轻松地笑着说:“好啦,好啦!”

妈说:“你先躺着,肚子响了叫我。”我知道,妈一定是和面去了。一听到肚里响起咕咕噜噜的声音,我就会爬起来告诉妈妈。

妈立刻拿出饧好的面团,推擀有声地擀起面条来。不一会儿,一碗香喷喷的细汤面就做好了:细而透明的面条,翠绿鲜嫩的葱花,再加上一滴小磨香油,让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垂涎欲滴。这有滋有味儿的病号饭,吃得我鼻尖冒汗、肚中舒坦,歇一个时辰,很快就恢复活泼的样子。

这几天,我的胃又不舒服了,那飘着葱花香味儿的细汤面,就在我的脑海里晃呀晃……我多想在妈妈面前再当一次“病号”。

## 孩子回家就是节

□张亚玲

去年母亲节,母亲仍然下地干活。她到果园给苹果套袋子,一天挣20元。

我坐在院子里等她。母亲爱下地干活。家里的地都承包给别人了,没农活可做,她却闲不下来,去给别人帮忙,栽树、锄草……

母亲还在院里、大门外开辟出一块块菜地:生菜生机勃勃,豆角、黄瓜顺竿上爬,西红柿昂首挺立……这些菜大部分都进了我们姐弟几个的厨房。

临近中午,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,一进门,就忙着去做饭。我说饭已经做好了,让她洗洗脸吃饭。

我们把桌子放在石榴树下,边吃饭边聊天。我劝母亲不要干活了。她说不干活浑身不自在,活不累,一天挣几十块,不少了。她整个春天没闲着,挣了一千多块了。“多少挣俩,够我和你爹花了,不能总向你们要。”

母亲不仅不向我们要钱,每当谁家有事儿,她还拿出积攒的钱补贴我们。

吃过饭,母亲和我抢着刷碗。我说今天是母亲节,应该给她放假。她笑了:“啥节不节的,你们回家就是节。”

## 今年陪母亲过节

□幸福密码

自打有了自己的小家,商店需要打理,孩子需要陪伴,时光被琐碎和忙碌占满,每年回去看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记得儿子两岁时,我带他回老家看母亲。那时已是深秋,本打算在家小住两天,可突变的天气让我放心不下上幼儿园的女儿,急欲回家。母亲怕儿子冷,翻出一件棉外套裹在儿子身上,又找出一顶帽子给儿子戴上。母亲把我和儿子送到站台上,车缓缓启动,挥手间,我看到母亲眼中的不舍和依恋,我打开车窗对母亲说:“等寒暑假我带孩子回来给您。”

孩子从小生活在城里,回老家小住常常水土不服。炎热的夏天,孩子被蚊虫咬了一身疙瘩。母亲心疼孩子,虽然舍不得我走,但为了孩子不受罪,还是把我和孩子送上了返程的客车。

返城、回家,回家、返城,这些年我总是步履匆匆,没有好好陪母亲。“等寒暑假了回去看您。”“等孩子上大学了,我回去陪您。”

我对母亲的许诺变成了一句句空话,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来自母亲的关爱。孩子小时候身上穿的棉衣、脚上穿的虎头鞋都出自母亲之手。一年四季,家里总能吃到家乡的美味:春天的蒸白蒿、腌香椿,夏天的时令水果、新麦捻饽,秋天的新鲜蔬菜,冬天的饺子,还有母亲晒的干豆角……

在忙忙碌碌中,母亲的头发不再乌黑,眼睛不再明亮,走路不再虎虎生风。我想带她出去转转,走不了多久,母亲就要坐下来休息……

妈,今年母亲节我一定陪您。

## 母亲骂我“败家子”

□徐进良

20年前的一个周末,天气出奇好,我莫名有了回老家的冲动。回去一趟不容易,要先坐一个小时车到县城,再倒车半个小时才能到家。

可我就是想回家,想去看母亲。带着冲动,我到了县城。一下车,我竟被一家鲜花店的生意吓了一跳。不大的门面,挤了很多买花人,有的要一朵,有的要一束,全是鲜红、粉红的康乃馨。我一问才知道,当天竟是母亲节,红色的康乃馨祝愿母亲健康长寿,粉红的象征不朽的母爱。

第一次听说母亲节,还是在我要回家看母亲的时候,这是天意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束鲜红的康乃馨。母亲身体不好,我希望老人家健康长寿。

农村人讲实惠,只拿一束花回去,母亲肯定生气。怎么办?买衣服,节俭的母亲不舍得穿;买日用品,也不知道家里缺什么,对母亲而言,也没啥纪念意义。想到母亲一生吃苦受累,没吃过什么好吃的,我有了主意:到熟食店买了一大兜母亲没见过的美食。

母亲对我突然回家感到意外,对母亲节也一无所知,但看到我买的吃食和花后,立即破口大骂:“小兔崽子,家里啥吃的没有,胡乱花钱,那花能当吃还是能当喝?真是败家子。”

骂归骂,母亲接过吃食,看都没看就放在了桌上,但接过康乃馨时,眼睛便盯在了花上。她嗅了嗅,自言自语:“嗯,怪香!”

整整20年了,那是我第一次给母亲过母亲节,也是最后一次。

## 母亲的幸福

□丁伶俐

母亲去世14年了,那年她80岁。

那年夏天的一天,我回老家孟津县白合镇霞院村看望母亲,发现她脸色异常,就立马带她到市区医院做了检查,确诊为胆囊癌。

第二天,我和三哥带母亲到另一家医院复查。母亲穿了一件她亲手缝制的碎花小翻领上衣,花白的齐耳短发,看上去干净利索,脸上透着慈祥。检查室是一位女专家坐诊,她看了看我和三哥,柔声说:“这是你的儿子女儿?老太太你好福气呀!”母亲幸福地笑了。

检查完出来,我们又带母亲到另一个诊室,是一个干练的男大夫坐诊。男大夫打量了一下我和三哥,又看了看矮小的母亲,有些惊讶地说:“老太太你真有福气,有这么好的儿女陪伴。”母亲再次幸福地笑了,完全忘了身体的不适。

半年后,母亲还是不舍地离开了我们。母亲,您虽然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且有些驼背的小老太太,可在女儿眼里,您是一个勤劳、善良、伟岸的母亲!来生,我还做你的小棉袄吧!

